



另类奢华之四——

## 与18+的贴身接触

■ 邓明

我们有一门外教上的课叫视听课，就是每星期一部英语大片。课都在晚上。一次新来了个丰满高大的美国外教，估计教研室主任想考察一下她的教学水平，就破天荒来旁听。同学们都吃过了晚饭，有的还洗过澡，女生未干的头发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教室里的一切都那么小清新……外教示意大家安静，开始放录像。等到片头出来，教室里已经安静得不像话了，因为那天放的是《毕业生》！屏幕上罗宾逊太太撩起穿着丝袜的腿，达斯丁霍夫曼声音发颤地问：Mrs Robinson, you are trying to seduce me, aren't you? 我们边看边觉得大事不好，担心教室后排的方老师要崩溃！担心也白瞎，后面的全裸和床戏全来了！还有那要命的，母女和同一个情人的纠葛。

果然，录像结束后方老师过来问我们：这种片子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说这里面的歌好听啊。方老师笑笑走了，之后半点水花没有，外教们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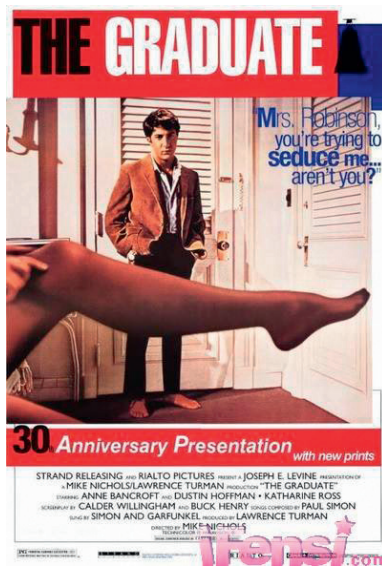
信马由缰地从美国搬片子过来浇灌我们这些社会主义接班人。

方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此处又要插播一下我北大附中的班主任关老师。我们高三复习的时候她跑香港探亲去了，买了本塑料袋封装的《花花公子》，压在箱底躲过海关的检查，“啪”一下拍到了我们校长的桌子上，问：香港街边上的报摊，不少这样的杂志，孩子们都来来往往走过，为什么没都变成流氓？我们要让学生成熟，不是靠回避这些东西，而是正确引导，让他们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80年代的大学生，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在脑海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默认的贬义词。关老师是北大世界历史专业毕业的，她给我们讲欧洲的文艺复兴，社会从残暴的宗教统治中走来，凡人的裸体才可以入画，所以裸体艺术作品代表的是文明的进步和开放；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兴起，才能让人有独立

思考的意识，而不盲从于教廷的统治。方老师和关老师，典型代表了文科学科对人性的理解和包容，觉得学生的心理成熟度可以领先于生理成熟度。更何况我们都已经18+了。

所以，清华往理工科校园里栽我们这些品种的花草，真的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当时学校的外教资源极强，伴随他们而来的是各种好莱坞经典和美国最新流行的影视音乐作品。



《毕业生》

学校也有各种公开的放映安排。其中的差别是，别的系是用业余时间看，我们是用上课时间看，还算学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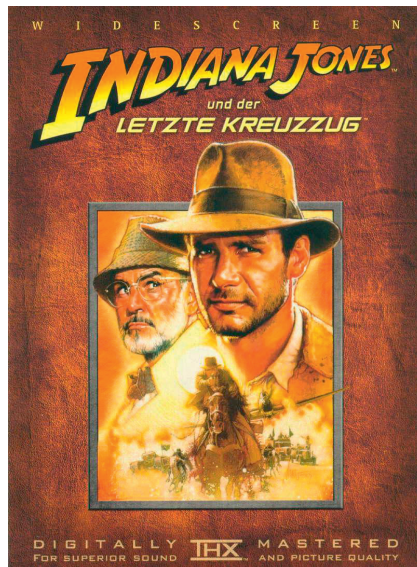
当时有的片子新到在北京的美国人都没看过，有时教室后排就会出现高高低低一堆美国佬拿着啤酒瓶蹭片儿看。他们看到印第安纳琼斯进沙漠夺宝嗨爆了，要求二刷。所以隔几个星期，外教说要再复习一遍这个电影。我叫苦不迭，那个万蛇攒动的蛇窟、那个巨蟒从雕像嘴里缓缓爬出的场面太吓人了，能不复习吗？

既是视听课，就不会只是看电影那么轻松。事先一沓子讲义，包括主要词汇、文化背景、人物介绍，还有一堆问题，看完后要提问。不过美国人的毛病，再正经的学术也要给你玩儿无厘头。我现在还记得《夺宝奇兵》的讲义里有这么个问题：

琼斯教授上课的时候，底下有个女学生眼皮上写的啥？

看片儿的时候脸都快贴到屏幕上了，终于看清那个女学生双眼皮的褶子里写着“i love you”。她不好好听课，一味对着教授忽闪忽闪玩儿大眨巴眼儿。琼斯教授一副“我就假装没看见”的样子继续讲课。

功课量最重的是音乐歌舞片，比如《音乐之声》《绿野仙踪》《窈窕淑女》。其他影片有个一两首插曲基本一页讲义搞定。这几个影片从头唱到尾拒绝歇气，发下来的歌篇会坠书包。



《夺宝奇兵》

所以啊，那时候在从教室回来的路上、在楼道里、在去水房打水的道上，如果有人看见我们哼哼唧唧地曲不离口，真别误会我们是文艺情怀发作，我们那是在做功课！

当时的清华，追求政治进步的气氛浓郁，我恍惚记得学生党员的比例达到了50%以上，教师的比例就更高。外语系自然也不能放松对我们的培养，组织大家学习。打开文件念：拒绝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我们听了整个人立刻不好了，昨天晚上才看完《Top Gun》啊，汤姆克鲁斯碧蓝的眼睛和制服诱惑啊！上星期才看完《走出非洲》啊！那场夕阳下的缠绵与哀伤啊！这些肯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我们没觉得被污染到，也不想拒绝啊！咋办咧？

还好当时的校园弥漫着属



《壮志凌云 (TOP GUN) 》

于80年代的自由和外放，文件念完了也就完了，舞照跳歌照唱。这里有几首歌，同期的同学不妨去搜来听听，看是不是当年的画面会跟着这些旋律扑面而来。就算你从来不去舞会也不要紧，这都是学校广播站的洗脑神曲，吆喝完要健康工作五十年后，就用这些节奏调动校园的肾上腺素。如果你说没听过，容我高度怀疑你的文凭是假的。

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你有没有和大家一起高唱过“like a virgin, jus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荷东的《Say you never》，你一定能哼出“Say you never, never ever go away!”

荷东的《You are my love, you are my life》，前奏一起你就会想起来“You are my love, you are my life, every day, every

night!”

当时系里的学妹在广播站供职，没灵感了就来找师姐，问要听什么可以点播。所以我们对广播里的内容也分外留意。某天人来人往的午饭期间，广播里说请收听诗朗诵，然后一个嘹亮高亢分外一本正经的男声在宿舍区上空回荡：

“清华园里，九十九间房；  
九十九间房里，九十九张床；

九十九张床上啊，九十九个汉子躺；

九十九个汉子啊，把九十八朵花儿想……”

听到这儿，我们宿舍哇的一声就炸了！这是哪两个汉子想的同一个姑娘？有脑子转得快的说，不一定啊，也许有个汉子一人想俩，又有三汉子一起惦记一个。大家一琢磨不由拍案：好诗啊！差一个数，生出多少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啊！给人留下多少想象的空间啊！我赶紧找师妹：这首诗，姐喜欢！点播一礼拜的！如今，不知谁还和我一样能记住这首诗，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位大神做的。

当时三教的楼道，有各个系的墙报栏，发表各种文章、文学作品。有天自习中间出来溜达，看到某系新出的墙报，

有首诗是描写圆明园的湖，最后两句是：春水不知何处去，徘徊岸边女想郎。我跟同学说这一定是男生写的，美死他还惦记女生想他。看着周围没人，我们给勾了一笔，就成了：徘徊岸边想女郎。然后默默离去，深藏功与名！也不知那位原作者看到我们的再创作后，有没有背过气去。

那个白衣飘飘的80年代，真的好像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门窗打开，清风吹来。

当时一直恪守严肃音乐的合唱队老师，也允许我们拉了个pop小队，排练各种中英文流行歌曲。文艺社团已经有人在创作校园歌曲，下了晚自习pop小队会被拉去社团琴房唱他们新写出来的和声，拿着刚出炉的歌篇一句句试唱，作曲家同学们以烟鬼为主，我现在似乎还能闻到满屋的烟味。

当时国标舞比赛席卷校园，探戈决赛时，一对儿黑衣舞伴的曲目是《嫉妒》，结尾时男士双腿分立傲娇45度角望天，女生在地上腾挪旋转后表现各种要死要活，然后扑上去一把抱住男生小腿散发披面满眼绝望！拼成这样果断获得第一名！

当时电声乐队代替了录音机出现在周末舞会上，电吉他

手站在卖饭的台子上各种炫技。有次我跟邓洋在一个安静的楼道里听到顶楼传来一个弹吉他的歌声，《外面的世界》唱得不输齐秦，怕打扰他我们就默默站在楼道拐角偷听。他一曲结束对着下面喊：你们想听就上来吧。我们就上去坐他对面一首首听，然后再见各走各的。

当时外语系的磁带转录中心门庭若市，迈克杰克逊、甲壳虫、齐秦、We are the World经过一盒盒卡带弥漫在学校里的各个角落。

当时文艺社团每年两次全团演出。结束后，脸上还带着油彩的男生女生们从礼堂出来，走进校园清凉的夜里，一起扯着脖子吼：多少次歌唱，你唱出了希望，多少次散场，你忘记了忧伤……然后各自散开走进一栋栋宿舍楼。

当时我们18+，努力想做有独立见识和判断力的成年人。在随后的人生里，或早或晚，应该也都碰上过代表黑暗欲望的Mrs Robinson，或强逼、或引诱我们走向荒唐。想象凭借清华毕业生的价值感，你我都能坚定地说“Mrs Robinson, I know you are trying to seduce me, but it is not working!”想问问从80年代一起过来的你们，有没有把最好的自己留给最值得的情节！